

黄周星·点评



名家
点评

西遊記

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名家点评

西遊記

黄周星 点评



中華書局

目 录



第 一 回	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第 二 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7
第 三 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12
第 四 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18
第 五 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官诸神捉怪	23
第 六 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28
第 七 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33
第 八 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38
第 九 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43
第 十 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50
第 十 一 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55
第 十 二 回	唐主选僧修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60
第 十 三 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66
第 十 四 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70
第 十 五 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76
第 十 六 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80
第 十 七 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84
第 十 八 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88
第 十 九 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92
第 二 十 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97
第 二 十 一 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101
第 二 十 二 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106
第 二 十 三 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111
第 二 十 四 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117
第 二 十 五 回	镇元仙赶提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122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126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长老	圣僧恨逐美猴王	129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猴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134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137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141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147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152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157
第三十四回	魔头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161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165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169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172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177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181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185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190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194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199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203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209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214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220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224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228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233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238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峴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242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246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251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257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262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267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271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276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281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286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291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295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299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305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309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道心清	313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318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323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328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像伏妖王	333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338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343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348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主还归大道真	353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357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362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367
第七十九回	寻洞除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372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376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380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385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390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394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399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404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408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412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417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421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426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430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434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439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444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惠	448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452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458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466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472

第一回

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憺漪子曰：《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何以知之？曰：即以其书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大抵老释原无二道，世尊曾言过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而紫阳真人亦言如能忘机息虑，即与二乘坐禅相同，是言仙不能离佛，言佛不能离仙也。今观书中开卷，即言心猿求仙学道，而所拜之仙，乃名须菩提祖师。按须菩提为如来大弟子，神仙中初无此名号。即此可见仙即是佛，业已显然明白。而仙佛之道，又总不离乎一心，此心果能了悟，则万法归一，亦万法皆空，故未有悟能、悟净，而先有悟空。所谓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此全部《西游》之大旨也。世人未能参透此旨，请勿浪读《西游》。

又曰：自有天地，便有阴阳五行。此阴阳五行，不但诸人离他不得，即仙佛亦离他不得。然阴阳本无形象，总寄于五行之中。五行有内，有外。在外者，凡天地间一切耳闻目见之属皆是。在内者，不可见，不可闻，各藏于人之身中，在各人自修自炼，道家所谓攒簇五行，又云颠倒五行。金丹大旨，其妙处止可心悟，而不可言传。然人心妄念纷纷，何以收摄？所以篇中特揭出云“五行山下定心猿”，以见心不可定，仍须以五行定之。盖心犹火也，不丽于木，则丽于空。火无一刻而不燃，而猿又世间最跳跃好动之物，故以为人心之比。按此书中师徒四众，并马而五，已明明列为五项矣。若以五项配五行，则心猿主心，行者自应属火无疑。而传中属以木母、金公，分指能、净，则八戒应属木，沙僧应属金矣。独三藏、龙马，未有专属，而五行中偏少水、土二位，宁免缺陷？愚谓土为万物之母，三藏既称师父，居四众之中央，理应属土。龙马生于海，起于涧，理应属水。如是庶五行和合，不致偏枯乎？若夫心猿应为火，而传中或又指为金，（如三十八回金木参玄、四十七回金木垂慈、八十六回金公施法是也。）沙僧本配金，而传中或又指为土，（如八十八回心猿木土授门人、八十九回金木土计闹豹头山是也。）似属矛盾。然五行原大段，剖析不得，分之则五，合之则一。且一行中亦自具有五行，如土本生金，而土中何尝无木，何尝无水、无火？推此以论，莫不皆然。繇此言之，行者何必不配金，沙僧何必不配土。况此书乃证道借喻，数人姓名，原属乌有子虚。是何人真见唐僧取经，实实有八戒挑担、沙僧牵马乎？若必如此看《西游记》，又何异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向痴人前说梦乎？此一部大头脑，聊向第一回拈出发明之。

又曰：开口说个《西游释厄传》。厄者何？即后之种种魔难是。释厄者何？即后之脱壳成真是。明明自诮自解，无烦注脚。但人知为释厄传，而不知为证道



书。证道而不能释厄，所证何道？释厄而不能证道，又何贵乎释厄也？要知释厄即是证道，证道即是释厄，原是一部《西游》，莫作两部看。

又曰：篇中已明言仙、佛、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伏阎王老子管矣。而南瞻部洲之人，终日摇摇摆摆，争名夺利，不顾身命，必欲向阎王老子殿前自家投到而后已。呜呼！此其所以为南瞻部洲也欤？

又曰：古月老阴，不能化育；子系细男，正合婴儿。如此妙论，天然吻合，金丹大旨，跃跃现前。即使三教圣人，撞钟擂鼓，登坛说法数十年，不过尔尔。而世人犹只作稗史、小说，草草看过，无乃以《西游》为猢猻演义耶？

诗曰：

混沌未分天地眩，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要释厄必须成仙成佛，要成仙佛必须看《西游》，可谓妙言不烦。

盖闻天地之数，起得直如此冠冕，竟似一篇大文字论冒，从来小说中有此否？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西蹉；申时晡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矇而万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而两间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岁，亥会将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到此，天始有根。天根，妙。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子会，轻清上腾，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谓之四象。故曰，天开于子。又经五千四百岁，子会将终，近丑之会，而逐渐坚实。《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至此地始凝结。再五千四百岁，正当丑会，重浊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谓之五形。四象、五形，不必一一与性理相合，而信手拈来，自有奇致。故曰，地辟于丑。又经五千四百岁，丑会终而寅会之初，发生万物。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阴阳交合。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寅会，生人，生兽，生禽。是谓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于寅。

感盘古开辟，感得妙，不知何以报之？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瞻部洲，曰北俱芦洲。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三洲皆有国土，独言东海之国者，东方属木，而花果又皆木产，木能生火，岂不信然！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那山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不过只是说心耳，却铺排得如许陆离古怪，煞是奇律。○此是心之



灵通。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此是心之形状。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心字出现。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此是火中真金，不比寻常铅汞。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玉皇大帝，驾座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仙卿，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从来无观心、听心之法，庶乎天人能之。开南天门观看。二将须臾回报道：“金光之处，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水火相见，大丹自成，何用金光。玉帝垂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猿鹤为伴、麋鹿为群，夜宿石崖，朝游峰洞，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朝天气炎热，与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之下，顽耍了一会，却去山涧中洗澡。见那股涧水奔流，真个似滚瓜涌溅。众猴都道：“这股水不知是那里的水。我们今日趁闲，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声，众猴一齐跑来，顺涧爬山，直至源流之处，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众猴拍手称扬道：“好水！好水！那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连呼了三声，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

好猴！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又上桥头再看，却似人家住处一般，好个所在。看罢多时，跳过桥左右观看，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碣上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花果者，木也；水帘者，水也；铁板桥者，金也；山石福地，则皆土也；心猿以火居其中，可谓五行俱备，故曰“天造地设的家当”。即此便是金丹大旨。

石猿喜不自胜，急抽身往外便走，复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两个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众猴围住，问道：“里面怎么样？水有多深？”石猴道：“没水！没水！原来是一座铁板桥。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家当。”众猴道：“怎见得是个家当？”石猴笑道：“这股水，乃是桥下冲贯石窍，倒挂下来，遮闭门户的。桥边有花有树，是一座石房。房内有石锅、石灶、石盆碗、石床凳。中间一块石碣，镌著‘花果山水帘洞’，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我们都进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气。”

众猴听得，个个欢喜。都道：“你还先走，带我们进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里一跳，众猴随后也都进去了。跳过桥头，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正是猴性顽劣，再无一个宁时，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才说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不伤身体者，就拜他为王。我如今寻了这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为王？”众猴即拱伏礼拜，都称“千岁大王”。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石中有火，然不能久，故必须隐了。石火既隐，则木火长生矣。遂称美猴王。诗曰：

三阳交泰产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

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

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

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

假性配丹，有形无相，内圣外王，三教宗旨，和盘托出，真是金丹妙谛。

美猴王领一群猿猴、猕猴、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不入飞鸟之丛，不从走兽之类，独自为王，享乐天真，何止二三百载。一日，与群猴喜宴，忽然堕下泪来。众猴慌忙罗拜道：“大王何为烦恼？我等日日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无人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忧虑？”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驻天人之内？”众猴闻言，一个个掩面悲啼，俱以无常为虑。

只见那班部中跳出一个通背猿猴，厉声高叫道：“大王如此远虑，真所谓道心开发也！如今五虫之内，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阎王老子所管，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齐寿。”猴王道：“此三者居于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阎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内。”猴王闻之，满心欢喜道：“我明日就辞汝等下山，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访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躲过阎君之难。”噫！这句话，顿教跳出轮回网，致使齐天大圣成。众猴鼓掌称扬，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岭登山，广寻些果品，大设筵宴送大王也。”次日，众猴果去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刷黄精，齐齐整整，摆开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尊美猴王上坐，一个个轮流奉果奉酒，痛饮一日。

次日美猴王早起，折些枯松，编作筏子，取个竹竿作篙，独自登筏，尽力撑开，只此八字，可想其勇猛精进，谁人能及？飘飘荡荡，径向大海波中，趁天风来渡南瞻部洲地界。也是他运至时来，自登木筏之后，连日东南风紧，将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瞻部洲地界。弃了筏子，跳上岸来，只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空蛤、淘盐。他走近前，弄个把戏，妆个耍虎，吓得那些人四散奔跑。将那跑不动的拿住一个，剥了他的衣裳，也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道府。在于市廛中，学人礼，学人话，朝餐夜宿，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正是那：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说得南瞻部洲如此可怜。苦恼，苦恼。

猴王在南瞻部洲，不觉八九年余，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独自个依前作筏，又飘过西海，直至西牛贺洲地界。登岸遍访多时，忽见一座高山秀丽，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虫虎豹，直登山顶。正观看间，忽闻得林深处有人言语，急忙穿入林中，侧耳而听，原来是歌唱之声。歌曰：

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



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美猴王听得满心欢喜道：“神仙原来藏在这里！”即忙跳入里面看时，乃是一个樵子，在那里举斧砍柴。此人确是神仙。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汉慌忙丢了斧，转身答礼道：“不当人！不当人！我拙汉衣食不全，怎敢当‘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樵夫道：“我说甚么神仙话？”猴王道：“我才听的你说：‘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黄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实不瞒你说，这个词名做《满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与我舍下相邻，他教我遇烦恼时，即把这词儿念念，散心解困。我才有些不足处，故此念念。不期被你听了。”猴王道：“你家既与神仙相邻，何不从他修行，学个不老之方？”樵夫道：“我一生命苦，不幸父丧，母亲居孀，只得斫两束柴薪，挑向市廛卖钱，糶米供养母亲，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据你说来，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但是神仙。但求你指与我那神仙住处，却好拜访去也。”樵夫道：“不远，不远。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灵台方寸，心也。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此即《金刚经》中之须菩提也。神仙、祖师，合而为一，方是仙佛同源。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见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你顺那条小路儿向南行，南方，火也。不远即是他家了。”

猴王听说，辞谢樵夫，出林找路，径过山坡，约有七八里远，果然望见一座洞府，挺身观看，真好去处。只见那洞门紧闭，静悄悄杳无人迹，忽回头，见崖边立一大石碑，上有十个大字，乃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欢喜，看勾多时，不敢敲门。少顷，只听得呀的一声，洞门开处，里面走出一个仙童，高叫道：“甚么人在此搔扰？”猴王上前躬身道：“我是个访道学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搔扰。”仙童笑道：“你是个访道的么？”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师父正才登坛讲道，还未说出原由，就教我出来开门，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可去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进来。”

这猴王整衣端肃，随童子径入洞天深处，一层层深阁琼楼，珠宫贝阙，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之下，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

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

猴王一见，倒身下拜，磕头不计其数，口中只道：“师父，师父！我弟子志心朝礼，志心朝礼。”祖师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说个乡贯姓名。”猴王道：“弟子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祖师喝令：“赶出去！他本是个撒诈捣虚之徒，那里修甚么道果！”猴王慌忙磕头不住道：“弟子是老实之言，决无虚诈。”祖师道：“你既老实，怎么说东胜神洲？那去处到我这里，隔两重大海，一座南赡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头道：“弟子飘洋过海，登界游方，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处。”祖师道：“既是逐渐行来的也罢。你姓甚么？”猴王又

道：“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一生无性。”妙。祖师道：“不是这个性，你父母原来姓甚么？”猴王道：“我也无父母。”更妙。祖师道：“既无父母，想是树上生的？”猴王道：“我虽不是树上生，却是石里长的。我只记得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师暗喜道：“这等说，却是个天地生成的。你起来走走我看。”猴王纵身跳起，走了两遍。祖师笑道：“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就身上取了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狲，‘狲’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男儿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妙不可言。猴王听说，满心欢喜，叩头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师道：“我门中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么？”猴王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正是：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是仙是佛，二语皆可参证。毕竟不知向后修些甚么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憺漪子曰：“悟彻菩提”，“断魔归本”，是此回中大眼目，亦此书中大眼目也。前既以须菩提祖师为神仙矣，则悟彻菩提，正悟此仙佛同源之理耳。既悟此理，即名得道。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魔不成道，无魔亦不成道，有魔而不能断魔尤不成道，故曰“断魔归本”。断魔即是归本，归本即是菩提。早知灯是火，又何必骑驴觅驴耶？

又曰：舍却三百六十傍门，换得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觔斗，八万四千根毫毛，何等便宜，何等斩截。若只在术、流、动、静四门中讨生活，虽到烂桃山吃一百次饱桃，连爬云尚恐费力。

又曰：同一水也，而有水帘、水脏之别。帘则为道，脏则为魔，只是真水与假水不同耳。今之谈龙虎铅汞者，将为帘乎，将为脏乎？

又曰：五百年一雷灾，五百年一火灾，再五百年一风灾，成道之后其难犹且如此。今人日日在雷、火、风三灾之中，而绝无办道之想。虽学成人像，着衣穿履，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乎？可悲可悯。

又曰：此一回内指点道要，至明至显，至详至备，蔑以加矣。人能熟读细玩，以当全部《西游》可，即以当《道藏》全书亦可。只看此猿迅应四个“不学，不学”，一心只要长生，咬钉嚼铁，刚决无比。具此愿力，何患不能成道？今人因循苟且，才得一知半见，辄沾沾自喜，曰：“道在是矣。”毫厘千里，差谬无穷。非熟读此回万遍，不见其妙。

话表美猴王得了姓名，欢然踊跃，对菩提前作礼启谢。那祖师即命大众引孙悟空出二门外，教他洒扫应对，进退周旋。悟空又拜了大众师兄，就于廊庑之间，安排寝处。次早与众师兄讲经论道，习字焚香。闲时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在洞中不觉倏六七年。

一日，祖师登坛高坐，唤集诸仙，开讲大道。真个是：

妙演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

孙悟空在旁闻讲，喜得抓耳挠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舞足蹈。祖师看见，叫孙悟空道：“你在班中，怎么颠狂跃舞？”悟空道：“弟子听老师父妙音，喜不自胜，不觉踊跃，望师父恕罪。”祖师道：“你既识妙音，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了？”悟空道：“弟子不知多少时节。只记得常去山后打柴，见一山好桃树，我在那里吃了七次饱桃矣。”祖师道：“那山唤名烂桃山。你既吃了七次，想是七年了。烂桃者，桃属木，即花果之意。七者，二五之数。你今要从我学些甚么道？”悟空道：“但凭尊师教诲，只是有些道气儿，弟子就学了。”祖师道：“‘道’字门中有



三百六十傍门，傍门皆有正果。说得直截痛快。不知你学那一门？”悟空道：“凭尊师意思。”

祖师道：“我教你个‘术’字门中之道如何？”术、流、动、静四种，正是傍门。只举四端，可以该三百六十。悟空道：“‘术’门之道怎么说？”祖师道：“‘术’字门中，乃是些请仙扶鸾，问卜揲蓍，能知趋吉避凶。”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学，不学。”

祖师道：“教你‘流’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流’字门中是甚义理？”祖师道：“‘流’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若要长生，也似‘壁里安柱’。”壁者土，柱者木，此木不能克土，乃无气之木，故不久。悟空道：“师父，我是个老实人，不晓得打市语。怎么谓之‘壁里安柱’？”祖师道：“人家盖房，将墙壁之间，立一顶柱，有日大厦将颓，他必朽矣。”悟空道：“据此说也不长久。不学，不学。”

祖师道：“教你‘静’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静’字门中是甚正果？”祖师道：“此是休粮守谷，清静无为，参禅打坐，戒语持斋，或睡功，或立功，并入定坐关之类。”悟空道：“这般也能长生么？”祖师道：“也似‘窑头土坯’。”土不见火，亦无气之土。悟空笑道：“怎么谓之‘窑头土坯’？”祖师道：“就如那窑头上造成砖瓦之坯，虽已成形，尚未经水火锻炼，道家只在水火既济，才能得手。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滥矣。”悟空道：“也不长远。不学，不学。”

祖师道：“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动’门之道却又怎么？”祖师道：“此是有为有作，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悟空道：“似这等也得长生么？”祖师道：“此欲长生，亦如‘水中捞月’。”月者太阴水精，影又在水中，有水无火，独阴不成。悟空道：“师父又来了！怎么叫做‘水中捞月’？”祖师道：“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到底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学，不学。”

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妙想。撇下大众而去。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恶他。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

当日悟空巴不得到晚。黄昏时，与众就寝，假合眼，定息存神。约到子时前后，轻轻的起身，穿了衣服，偷开前门，走至后门外，只见那门儿半开半掩。悟空即侧身进门，直走到祖师寝榻之下，见祖师朝里睡着，悟空不敢惊动，即跪在榻前。那祖师不多时觉来，舒开两足，口中自吟道：

难，难，难，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闲。不遇至人传妙诀，空言口困舌头干！
提出金丹。

悟空应声叫道：“师父，弟子跪候多时。”祖师知是悟空，即起披衣盘坐，喝道：“这猢狲，你不在前边去睡，却来我这后边作甚？”悟空道：“师父昨日坛前，教弟子三更时候，从后门里传我道法，故此大胆，径拜榻下。”祖师听说，暗自寻思道：“这厮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就打破

我盘中之暗谜。”悟空道：“此间更无六耳，止只弟子一人，望师父大舍慈悲，传我长生之道，永不忘恩。”祖师道：“你今有缘，我亦喜说。你近前来，仔细听之。”悟空叩头谢了，洗耳用心，跪于榻下。祖师云：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
都来总是精炁神，谨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体中藏，汝受吾传道自昌。
口诀记来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凉。
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
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
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

仙佛同源，此处又明明说出。○金丹活现矣。

此时说破根源，悟空心灵福至，切切记了口诀，对祖师拜谢，即依旧转到前门，坐在原寝之处。当日起来，暗暗维持，子前午后，自己调息。

却早过了三年，并前七年是十年矣。祖师复登宝座，与众说法。谈的是公案比语，论的是外像包皮。仍是傍门。忽问：“悟空何在？”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师道：“你这一向修些甚么道来？”悟空道：“弟子近来法性颇通，根源日渐坚固矣。”祖师道：“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利害。”悟空听说，沉吟良久道：“师父，我常闻道高德隆，与天同寿，水火既济，百病不生，却怎么有个三灾利害？”祖师道：“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虽驻颜益寿，但到了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做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垣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可畏！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和熏金朔风，唤作赧风，自凶门中吹入六府，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可畏！所以都要躲过。”悟空闻说，毛骨悚然，叩头礼拜道：“万望师父垂怜，传我躲避三灾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师道：“此亦无难。有一般天罡数，该三十六般变化；有一般地煞数，该七十二般变化。你要学那一般？”悟空道：“弟子愿多里捞摸，学一个地煞变化罢。”祖师道：“既如此，上前来，传与你口诀。”遂附耳低言，不知说了些甚么妙法。这猴王也是一窍通时百窍通，当时习了口诀，自修自炼，将七十二般变化，都学成了。才是个心。

一日，祖师与众门人在三星洞前戏玩晚景。祖师道：“悟空，事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师父洪恩，弟子功果完备，已能霞举飞升也。”祖师道：“你试飞举我看。”悟空弄本事，将身一耸，打了个连扯跟头，跳离地有五六丈，踏云霞去勾有顿饭之时，返复不上三里远近，落在面前，叉手道：“师父，这就是飞举腾云了。”祖师笑道：“这个算不得腾云，只算得爬云而已。自古道：‘神仙朝游北海暮苍梧。’凡腾云之辈，早晨起自北海，游过东海、西海，复转苍梧，将四海之外一日都游遍，方算得腾云哩。”悟空道：“这个却难！”祖师道：“‘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悟空闻得此言，叩头拜求。祖师道：“凡诸仙腾云，皆跌足而起，你却不是这般。我才见你去，连扯跳上。只就这个势，传你个觔斗云罢。”悟空又礼拜恳求，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这朵云，捻着诀念动真言，将身一觔，跳将起来，一觔头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才是个心。师徒们天昏各归洞府。这一夜，悟空即运神炼法，会了觔斗云。逐日家无拘无束，自在逍遥。

一日，大众都在松树下会讲。大众道：“悟空，你是那世修来的缘法？前日老师父传与你的变化之法，可都会么？”悟空笑道：“不瞒诸道长说，一则是师父传授，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那几般儿都会了。”大众道：“你试演与我等看看。”悟空道：“众师兄请出个题目，要我变化甚么？”大众道：“就变颗松树罢。”悟空捻着诀，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就变做一颗松树。大众见了，鼓掌大笑，不觉惊动了祖师。祖师急拽杖出门来问道：“是何人在此喧哗？”大众慌忙整衣向前。悟空也现了本相，杂在丛中道：“启上尊师，我等在此会讲，不敢喧哗。”祖师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段。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如何在此嚷笑？”大众道：“不敢瞒师父，适才孙悟空演变化耍子，教他变颗松树，弟子每俱称扬喝采，故高声惊冒尊师，望乞恕罪。”祖师道：“你等起来。”叫：“悟空过来，我问你弄甚么精神，变甚么松树？这个工夫，敢在人前卖弄？假如有人求你，你若畏祸，只得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的性命难保。”悟空叩头道：“望师父恕罪。”祖师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罢。”悟空闻言，满眼堕泪道：“师父教我往那里去？”妙语可思。祖师道：“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悟空顿然醒悟道：“我自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祖师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容。”悟空只得领罪拜辞，与众相别。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你说出半个字来，我就知之，把你剥皮锉骨，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教你万劫不能翻身！”悟空道：“不敢，不敢，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妙。

悟空即抽身捻诀，纵起觔斗云，径回东海。那里消一个时辰，早看见花果山水帘洞。真快活。美猴王自知快乐，暗暗的自称道：

去时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轻体亦轻。

举世无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

悟空按下云头，直至花果山。忽听得鹤唳猿啼，即开口叫道：“孩儿们，我来了。”那崖下、坎边、草中、树里，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万万，把个美猴王围在当中，叩头叫道：“大王，怎么一去许久？把我们闪在这里，望你诚如饥渴。近来被一妖魔强要占我们洞府，我等舍死与他争斗，被那厮捉了许多子侄。大王若再不来，我等连山洞尽属他人矣！”悟空闻说，大怒道：“是甚么妖魔，辄敢无状，待我寻他报仇。”众猴道：“那厮自称混世魔王，住居在直北上。”直北者水也，正南者火也，水火相克则成魔，水火既济则成丹。此魔不能相济，安得不除？悟空道：“此间到那里有多少路程？”众猴道：“他来时风，去时雾，不知有多少路。”悟空道：“既如此，等我寻他去来。”

猴王将身一纵，跳上去，一个觔斗，至直北下观看，见一座高山，十分险峻。美猴王正



然观看景致，只听得有人言语。即下山寻觅，原来是那水脏洞。水而曰脏，是膀胱之水，非大阴真水也，与水帘自有霄壤之别。门外有几个小妖跳舞，见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休走！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你家甚么混世鸟魔，屡次欺我儿孙，我特来与他见个上下！”

小妖听说，疾忙跑入洞里报道：“大王，祸事了，洞外有一个猴头，称为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他说屡次欺他儿孙，特来寻你见个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闻得那些猴精说他有个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来了。你们见他怎生打扮，有甚兵器？”小妖道：“他也没甚么器械，光着个头，穿一领红色衣，勒一条黄绦，足下踏一对乌靴，不僧不俗，又不相道士，赤手空拳，在门外叫哩。”

魔王闻说，即穿了甲冑，绰刀在手，与众妖出门，高声叫道：“那个是水帘洞洞主？”悟空喝道：“这泼妖这般眼大，看不见老孙。”魔王见了，笑道：“你身不满四尺，年不过三旬，手内又无兵器，怎么大胆，要寻我见甚么上下？”悟空骂道：“你这泼魔，原来没眼。你量我小，要大却也不难。你量我无兵器，我两只手勾着天边月哩！你不要怕，且吃老孙一拳！”纵一纵，跳上去，劈脸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矮我长，你使拳，我使刀，就杀了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与你使路拳看。”那魔王丢开架子便打，这悟空钻进去相迎，他两个一冲一撞，原来长拳空大，短簇坚牢。那魔王被悟空打重了，他闪过，拿起那板大的钢刀，望悟空劈头就砍。悟空急撤身，他砍了一个空。悟空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丢在口中嚼碎，望空喷去，叫一声“变”，即变做三二百个小猴，周围攒簇。原来这猴王自从了道之后，身上有八万四千毫毛，根根能变，亦只是心。应物随心。那些小猴，眼乖会跳，刀来砍不着，枪去不能伤。你看他前踊后跃，钻上去，把个魔王围绕，抱的抱，扯的扯，捋毛抠眼，直打做一个攒盘。悟空才去夺得他的刀来，分开小猴，照顶门一下，砍为两段。杀进洞中，将那大小妖精，尽皆剿灭。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又见那收不上身者，却是那魔王在水帘洞擒去的小猴，约有三五十个。悟空道：“你们都出去。”随即洞里放起火来，把那水脏洞烧得枯干，尽归一体。去却邪火，独存真火。○金丹。对众道：“汝等跟我回去，都合了眼，休怕。”

猴王念声咒语，驾阵狂风，云头落下，叫孩儿们睁眼。众猴脚踮实地，认得是家乡，个个欢喜，都奔洞门旧路。那在洞众猴，一齐簇拥同人，礼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风贺喜，启问降魔之事。悟空备细言了一遍，众猴称扬不尽。悟空道：“我当年别汝等，飘过东洋大海，径至南赡部洲，学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摆摆摇摇，云游了八九年余，更不曾有道；好个南赡部洲。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贺洲地界，访问多时，幸遇一老祖，传了我与天同寿的真因果，不死长生的大法门。”得意之极，快活，快活！众猴称贺，都道万劫难逢也。悟空笑道：“小的们，又喜我这一门皆有姓氏。”众猴道：“大王姓甚？”悟空道：“我今姓孙，法名悟空。”众猴闻说，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孙，我们都是二孙、三孙、细孙、小孙、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矣！”都来奉承老孙，如此老孙，当得奉承。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个是合家欢乐。毕竟不知居此界终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